

## 端午

## 粽香绵长

□陆明泉

当看到门口晾衣绳上悬挂的翠绿粽叶,我们就知道端午节要到了;当闻到空气中飘散的粽子清香时,我们就知道端午节要到了。

说到过端午节,我想起一段给老师送粽子的陈年往事。

那天,走在上学的路上,我对本庄的五个同学说:“端午节快到了,我们可以吃到粽子,但任老师一个人在学校,肯定没粽子吃啊。”他们都应声说“是的”。于是,我提议:“要不这样,端午节那天,我们每个人都带几个粽子到学校,也给任老师尝尝。”大家都同意。

端午节那天早上,五个同学都带着自家的粽子到我家集合,你两个,他三个,我把粽子汇总在一起,装在一个尼龙绳编织的网袋中,向学校出发。一路上,我们轮流拎着十几个大小不一、松紧不同的粽子,兴奋激动,感觉自己正在做一件大事。到校后,由我做代表将粽子送给了任老师。回班时,本庄几个同学都睁大眼睛等着我,我微笑着向他们示意“任务已完成”。

中午回家的路上,他们先问我任老师收到粽子时是什么反应,我说:“肯定是激动,高兴啊!”然后,我们才有闲心交流各家粽子是什么馅的。最后,我们发现了一个未经商议却惊人一致的事实:我们送给老师的粽子,没有一个是普通的纯糯米的,全是加了佐料的“好吃的粽子”。

当时,我们的想法很简单:过节了,我们有粽子吃,老师没粽子吃怎么行呢?当然,还有一个纯粹的想法,就是任老师不仅教学教得好,而且对我们也好。

任老师师范一毕业,就做我们班主任,教我们语文和美术。初三时又教我们化学,我记得中考化学我考了100分。任老师的粉笔字很好看,方方正正的,很有劲。到他宿舍时,常见到桌子上、地上甚至床上都是写满毛笔字的旧报纸和我们觉得怪怪的黄纸。他告诉我们,他练的是颜体字,那种黄色的纸叫元书纸,是专门用来练字的。可能真是因为喜欢他的字而爱上他的课,更何况,他的课重点突出,板书清晰,一听就懂,一学就会。有人说,字如其人,我觉得这话有道理。任老师做班主任,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,不因学生的成绩好坏而区别对待,他的家在邻近的另一个乡,离学校七八里路,那时出行基本靠步行,回家一趟光在路上就要花两三个小时,于是他整天就在校里,和学生们打成一片。

后来,给任老师送粽子这件小事,我以为也会像其他小事一样慢慢便会遗忘。但因为任老师的两次提醒,却让我一直记到现在。

大一那年的暑假,我和志葆同学约定去看望任老师。我记得我们一人买了一个西瓜,用尼龙网袋装着,夹在自行车行李架上。我记得任老师见到我们时既感意外,又很高兴,然后就叫师娘赶紧上街买菜。我记得吃饭时有邻居来串门,他告诉邻居:“这是我在双坝初中时的两个学生,一个是班长,另一个是副班长,都考上大学了,今天特意来看我的。”他还指着告诉我告诉邻居:“我工作第一年的端午节,他和庄上几个学生给我送粽子,让我一个人在外面也有了过节的感觉。”

去年年底,我的一篇习作在报纸副刊发表,几经辗转,远在南京的任老师也有了文章的链接,于是转发给我,说:“我觉得这个作者就是你!”于是,师生二人开始了长达三小时的隔空对话,其间任老师竟又提到了送粽子的这件事!

由于任老师的两次提起,这件小事变得越来越清晰,也似乎越来越有意义——因为它见证了师生之间纯洁而深沉的感情。四十九年,弹指之间,而悠悠粽香,余味绵长。

## 货郎担上端午谣

□汪树明

童年的端午,大早上灶台上飘着粽叶香,门楣插满的菖蒲艾草像绿色宝剑,可最让我们孩子惦记的,是那迟迟未到的货郎担。

“哐——哐——”午后,当老张叔的铜锣声钻进耳朵时,我正和二元在后塘边摔泥巴炮。我们把手里的泥巴“啪”地摔在地上,撒开腿就往家里冲,布鞋踩得干硬的土路“噗噗”响,扬起的尘土追着裤脚跑。远远地看到,货郎老张叔颤悠悠地挑着货郎担——一头一个竹筐,上面放着两个扁木匣,扁担头上挂着“五毒克星”杏黄旗,在风里扑棱棱地响。老辈人说,家乡以前每到端午,蝎子、蜈蚣就顺着大潮河爬上岸,这旗子是镇邪的宝。

我们喊来自母亲,迎着货郎老张叔,呼叫着:“老张叔,我们要买丝线,还要买香包。”一股浓郁的雄黄香也随之扑鼻而来。老张叔笑眯眯地放下担子,不住地应和着我们:“有!有!五彩丝线手中缠,驱邪避灾保平安啊!”货郎担上有个像纺车的轮子,上面缠绕着五颜六色的丝线,红的像火,绿的像秧苗,黄的像刚晒的新麦。老张叔扯起丝线,忽又停住,冲我们挤眼睛:“小鬼们,会唱端午谣,才给挑!”这能难倒谁?我扯着嗓子起头:“五月五,过端午,赛龙舟,敲大鼓!”二元他们立马跟上,一群孩子的破锣嗓子喊得震天响,“五彩丝线手腕缚,雄黄香囊驱五毒……”母亲笑着摸着我的头,伴嚷道:“好了,好了,叽叽喳喳的,像小公鸡。”

在家乡,端午节时孩子们都要扣丝线的。扣的丝线用青、白、红、黑、黄五种颜色拧成股,称为长命缕。其实,丝线用不着挑,就是买多买少,大方的家长把孩子脖子上、手腕上、脚腕上都扣上,就多买些;舍不得的家长,买的丝线够把孩子手腕扣上就行。老张叔以手臂为尺,母亲们报出钱数,他就量几度。量好,“咔嚓”剪断,打个结,用废纸包好,递到母亲们手中。孩子们立即抢过攥在自己手中。有了丝线,孩子们又想要货担上的雄黄香包。我踮着脚,指着绣着大虎头的锦缎小袋,胆怯地望着母亲:“妈,我要这个。”老张叔拿过香包凑到我鼻子下,辛辣的药香呛得我直打喷嚏,他却哈哈大笑:“这香包里有雄黄和艾草粉,晚上挂在床头,蛇虫都不敢进你屋子哦。”我好奇地想抢过,想看看“仙药”长啥样,母亲眼疾手快地拍了下我的后脑勺:“你看你玩泥巴的手,弄脏了香包卖给谁啊?”

除了丝线和香包,货郎担里还藏着不少稀罕物。二元父亲会打鱼,他在我们眼中是个富豪,他母亲大方地给他买了个货郎担上染得通红的熟鸭蛋,敲开壳,金黄的油“滋”地冒出来,馋得我们直咽口水。

扣丝线,挂香包,都是在端午节午饭后。母亲为我手腕扣丝线时,特意多拧了三股,又把拖着的丝线系成疙瘩,说这样“五毒”见了都绕道走。我见了,心想我的丝线一定比二元的粗,露出了开心的笑。系好后,我们故意跑到二元家门口,甩着手腕冲二元炫耀:“看我的,比你系得结实!”

如今的端午节,孩子们也喜欢戴五彩手链,挂艾叶香囊,但难以听到扯着嗓子喊的端午谣,更难听到货郎担的叮当声。儿时的记忆,就像潮河里的水,带着端午香,在心底汨汨地流。

## 苇叶清香

□陈卫中

枯萎的叫柴,新长的叫苇,这是父亲的说法。割去枯柴让新苇。清明的前一天,他磨亮镰刀,开始收割屋前小河边风吹雪压了一冬的芦柴,好让新生的芦苇有更自由的生长空间。

风暖了,日子暖了,油菜花又遍地黄了起来。春分后,小河边的芦苇也疯了似的抽条,碧青的叶子在晨雾中舒展腰身,簌簌地抖落露水。阵风吹过,涌起翡翠色的浪,母亲说那是苇叶在招手唤人。个子要快快长高,叶子要快快长宽,好在端午节前被母亲相中。

端午节包粽子,粽叶一直取自这片芦苇。家乡人不说“取”,而说打粽叶。打是什么概念,包含什么情愫,母亲嘴上说不清,心里明白。什么时候打,母亲掐得很准。不能太早,早了嫩,粽子裹不紧。也不能太迟,叶子老,就没有那种特有的清香。

天未亮透,母亲就挎着竹篮去打粽叶。要选三指宽的才够韧,叶脉要像祖母的银发般分明。她教我用指甲掐叶梗,新鲜的叶茎会沁出透亮的汁液,沾在指尖能香一整天。早起的翠鸟啄着水面的浮萍,翅尖掠过时惊起一串水珠,落在母亲扎起的蓝布袖口上。

小时候,总是盼望着各种节日。每个节日,都关联着不同的好吃食。端午节,吃粽子。

裹粽子的糯米要提前淘洗、浸泡。母亲把泡好的白生生的米放到脸盆里,红豆、蚕豆、花生、蜜枣分别放在大海碗里。粽叶清洗后,用热水烫两遍,整齐摆放到平时我们洗澡的大木盆里。母亲开始包粽子,苇叶的清香弥漫在母亲身旁。我们也傍盆旁学裹粽,兄妹几个围绕着母亲闹着帮忙。

母亲说,裹粽子的手艺是外婆教的。两片苇叶叠成漏斗状,米粒落进去沙沙作响,像雨打芭蕉。她手腕轻旋,叶尖在虎口处灵巧地折出棱角。母亲包粽子不用线扎,用一根七八厘米长的铜粽针,牵引着苇叶末梢,穿过粽子的身体,再轻轻一拉,上点儿劲,一只粽子便裹好了。我学着她的样子摆弄,苇叶像调皮的鱼,总要从指缝里溜走,惹得一旁的小花猫都笑弯了腰。

大铁锅咕嘟咕嘟冒热气时,被蒸熟的苇叶的另一种清香就顺着水汽爬上房梁。母亲揭开锅盖的刹那,白茫茫的蒸汽里浮动翡翠色的梦。第一个粽子给谁,母亲早就定好了,不是我们兄弟姐妹中的任何一个,而是让我们送给爷爷。爷爷说好吃,才轮到上场。黏嘴的糯米,甜甜的蜜枣,苇叶的脉络印在米粒上,印上淡青的纹路,温柔地缠绕着端午的时光。

记忆中的端午,总是闪过母亲打粽叶、包粽子、全家人一起吃粽子的场景,其乐融融。

外地求学,城里安家。母亲的端午,母亲的粽子,渐行渐远。好在,城里菜市场也有粽叶,妻子包粽子的手艺也不赖,女儿也有儿时的粽子记忆。但我肯定,她的记忆一定没有我的记忆深刻、难忘、甜蜜,时代不同了,她自有更多的选择。

小河边的芦苇依然岁岁枯荣,但已看不到人们割枯柴和打粽叶的身影。去年端午回到老屋,面对涌着翡翠色浪的芦苇,恍惚间又走进了那日的晨雾,母亲蓝布衫的一角掠过碧青的苇丛,露水正顺着叶脉,正悄悄漫过年轮般的记忆。

